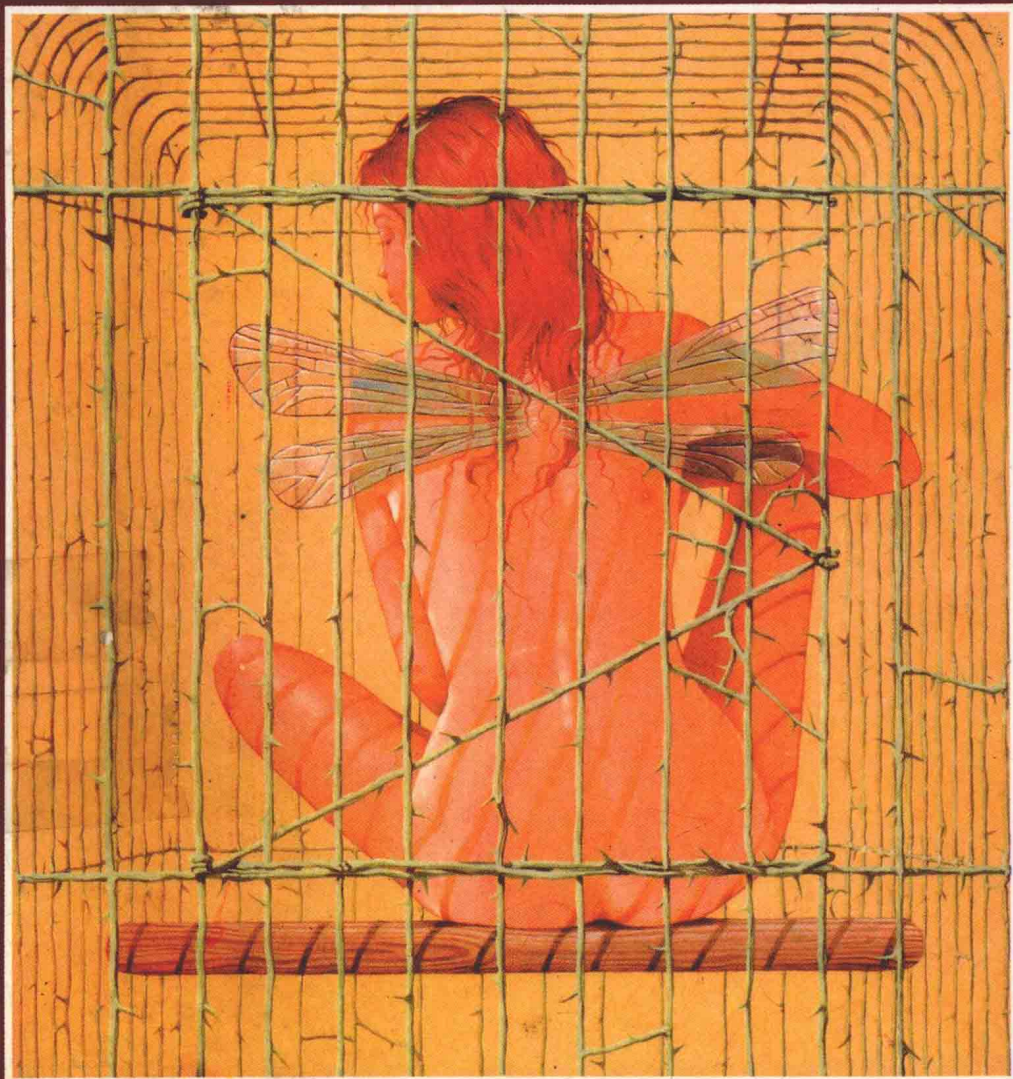


PHILIP ROTH 著・林蘊華譯

心囚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一〇五九種

當代名著精選之二〇七

心囚

THE ANATOMY LESSON

©1983

原 著：PHILIP ROTH

譯 者：林 蘊 華

發行人：平 鑫 濤

出版經理：張 柱 國

出版者：皇 冠 出 版 社

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

郵撥0010426—9帳戶

電 話：7003422

登 記 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編譯委員：張 時·彭中原·茅及銓

趙爾心·雲 菁·陳天華·余國芳

林靜華·林少岩·科衍倫·戴國光

湯新華·麥倩宜·姜恩娜·謝瑤玲

主 編：余國芳

策 劃：施寄青

美術設計：吳璧人·顏玉惠

校 對：曹英珠·劉秋城·鮑秀珍

印 刷 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

電 話：7071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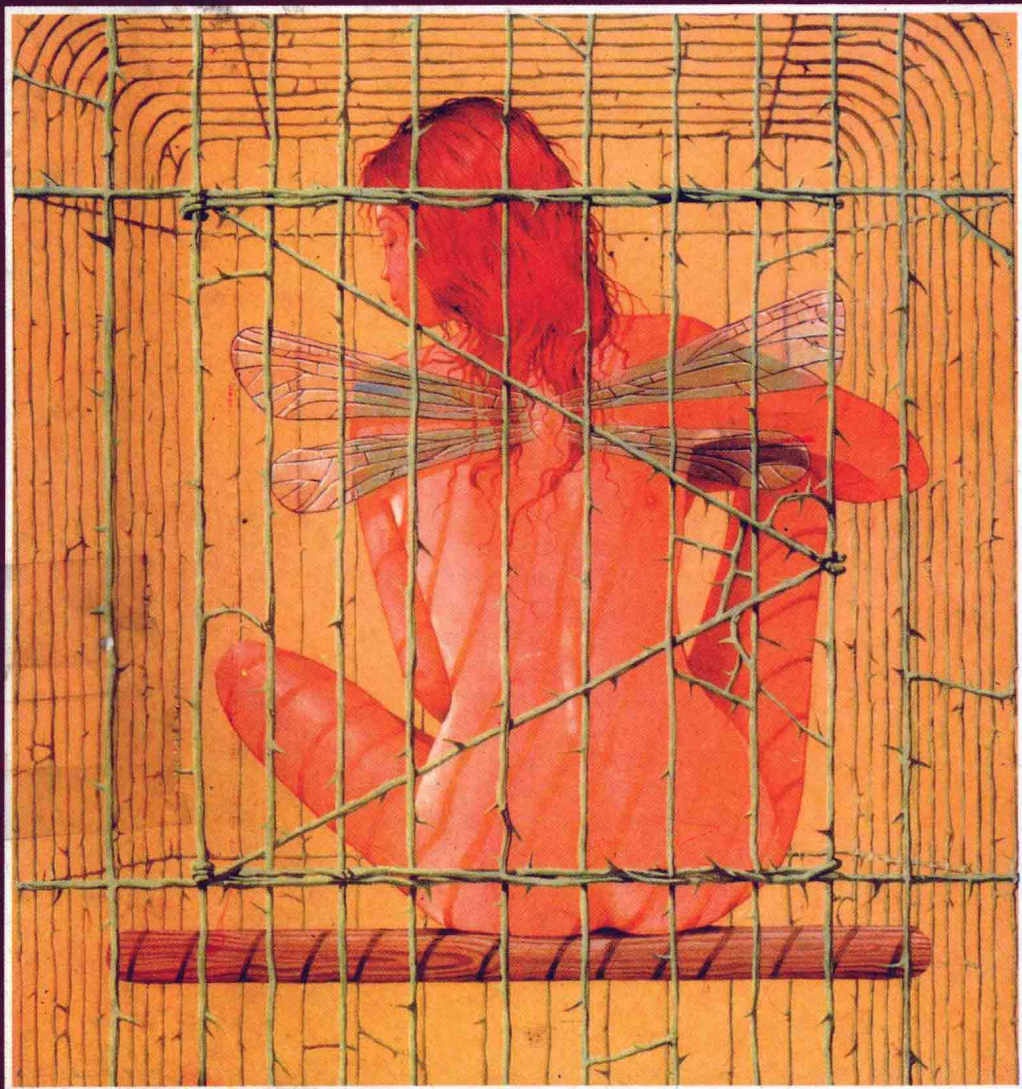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·盜印必究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00元

PHILIP ROTH 著・林蘊華 譯

心囚



PHILIP ROTH 著・林蘊華譯

心囚

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當代名著精選207

心囚

當一個男人生病的時候，他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母親；如果母親不在身邊，則有別的女人陪在身邊照顧也未嘗不可。

現在魯克曼的身邊就有四個女人取代着他母親的位置。在這輩子當中，他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，會同時擁有這麼多個女人。同樣地，他也從未像現在這樣看過這麼多位大夫，喝過這麼多杯伏特加酒，只做這麼一點點事情，以及對絕症有這麼刻骨銘心的體會！然而，在他人眼中看來，他的病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毛病——只是頸子、肩膀及手臂感到疼痛罷了。但是這種疼痛却使他徒步走過幾條街道都感到艱難，有時甚至連在同一個地方站久了都不行。雖說只是頸子、肩膀及手臂上的疼痛，但他却覺得已不復擁有自己的軀體，只是扛着個別人的臭皮囊四處走動罷了。有時，也只不過是出門十分鐘辦點雜貨罷了，他就得趕回家中，躺下來休息。當然，在這種情形下，他所能帶回家的東西，也只是很輕的一小袋雜貨而已；而即便如此，他仍須像個八十歲的小老頭一般，很吃力地將這一小袋雜

貨緊緊抱在胸口前，因為用一隻手將袋子提在身旁只會加劇他身上的疼痛。除此之外，彎下腰來整理床舖，或是站在爐子前拿着一個沒有什麼重量的炒菜鏟煎蛋，對他都是痛苦的差事。至於推開窗子這麼簡單的事，那怕這只需要他那麼一點點力氣，他都無法做到。因此，這些瑣事都由他身旁的女人們代勞了！她們替他開窗、煎蛋、鋪床、購買食物，並且既英勇又毫不費力地將大包小包的東西搬進他的寓所。通常，一個女人只要花上那麼一兩個鐘頭的時間，就能獨力替他處理完一日所需做的瑣事。可是現在魯克曼的身邊不再是僅有一個女人了，而是有四位啊！

爲了使自己能端正地坐在椅子上閱讀起見，他在自己頸子四周緊緊地套上一個矯正圈，這樣才能固定他的頸脊骨，並且防止他轉動頭部時，缺乏個東西支撐着。據說，這樣子支撐頭部，並限制它的活動，會使他由右耳後面傳至頸部再延伸至肩胛骨的疼痛減輕不少。有時這個頸圈的確發揮了它減輕疼痛的功能，有時則不。但無論如何，戴上它就如同身上的疼痛一般，足以使人發狂。因爲除了一直記掛着自己戴上這個頸圈的德行以外，魯克曼根本無法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事物上。

他手中拿的是大學時代用過的一本教科書：十七世紀詩選。在這本書的扉頁上，在他用藍色墨水筆題的名字及日期的上方，有他在一九四九年身爲新鮮人時，用鉛筆寫下的一句感言：「形而上詩人易將瑣碎昇華至崇高之境。」二十四年以來，這是頭一回他想唸唸喬治·赫伯特的詩。他之所以把這本書從書架上取下來，就是想唸唸赫伯特寫的那首名詩——「頸枷」，希望能從其中得到一些指引，好使自己有勇氣再繼續配戴身上這個頸圈。衆所周知，偉大的文學的功能之一，就是藉着描述人類共同的命運，來消滅我們的痛苦。就魯克曼所知，如果沒有哲學思想長期而穩定的薰陶，則疼痛將使人喪失理性。也許赫伯特會提供一些線索吧！

……我仍須如此哀求嗎？

難道我收穫的，只是

使自己遍體鱗傷的荊棘，而非

振奮生命的果實，以彌補我為你失去的一切？

誠然，在我的嘆息尚未將之吹乾以前，

美酒依然存在：在我的淚水未將之淹沒前，

麥子依然金黃。

美好的歲月難道就此流逝？

難道我就不能有詩人的冠冕、或花朵、或

色彩奪目的花環，來裝飾自己的生命？

我的生命就這樣被摧折，被浪費掉？

.....

然而，當我狂暴的咆哮聲愈變愈激烈時，

我似乎聽到一聲呼喚：「孩子！」——

於是我回應道：「我主！」

雖然手臂很疼痛，他仍用盡全力將這本書扔到房間裏的另一個角落裏去。絕不！他拒絕把他身上的疼痛，以及用來減輕這疼痛的頸圈，當成是一件形而上的事來歌頌着。形而上詩人或許可以很輕鬆的把日常生活的一切瑣事，昇華到崇高的境界，但根據他過去十八個月來的經驗，魯克曼的感受却正好相反。

對他來講，寫作相當到一本書的最後一頁，也近乎是達到生命中最崇高的境界了！然而這樣的情

形却已有四年沒有發生了。他甚至想不起自己何時曾寫過一頁有可讀性的文字。因為即便是戴上他那個頸圈，他脖子後面那種肌肉痠攣的感覺，以及背部的酸痛，使他連在信封上打個地址都感到很吃力。

當一位「西奈山醫院」的整型科大夫，把他的疼痛歸因於二十年來長期坐在打字機前敲敲打打時，他立刻到街上去買了一台IBM電動打字機。可是當他在家中打算開始工作時，他却發現自己疼痛的程度，並沒有因為使用眼前這台簇新而又陌生的電動打字機，而亞於他以前所使用的那一台小奧利佛提。那台小奧利佛提現在已被裝進一個破舊的箱子，塞進他臥室壁櫥的某一角落裏了；只要瞄一眼這台老打字機，沮喪的感覺就湧上心頭。過去，當他的身體依然健康的時候，把這台老打字機推倒旁邊，以便桌子上有空間讓他用餐、閱讀、或放郵件。對他會是一件多容易的事啊！打從二十歲開始，他就習慣於在一台接一台的奧利佛提上敲敲打打，或是把它們推來推去，而它們總是保持着沉默，像位心胸寬大的伴侶，從來不對他有半句怨言！也就是靠着在它們的鍵盤上敲敲打打，他才能支付幾位前妻的贍養費，及回答讀者的來函；當他被自己所寫出的美麗篇章或醜陋的事實所震懾住時，他總習慣性地把頭倚在這些老朋友身邊；而他那因本發表的小說及三部天折的作品的一頁底稿，也都是這些打字機打出來的——如果這些奧利佛提能夠說話的話，你就能看透魯克曼這位作家了！至於他第一位整型科大夫所指定的那台IBM電動打字機呢？你幾乎從它那兒得不到任何回應——你所聽到的只有那自鳴得意、清教徒般一咸不變的噹噹聲，像是在向世人炫耀着它的美德：我是一台能改正錯誤的打字機，我從來不做錯事，眼前這個傢伙是何許人物，我可是沒有什麼概念的啊！而光從這台打字機的外表看來，他對它也沒啥概念。

用手代替打字機寫稿也不覺得是什麼好辦法。就算是在往日美好的時光裏，當他用左手在紙上寫字時，他臉上的表情會使你覺得他是個勇敢而意志堅決的病人，正試着去使用自己的義肢。當然，寫

出來的字跡更別提是否能讓入看得懂了！事實上，在他所做的事中，最笨拙的一件就是用手寫字了；他跳倫巴也比用手寫字好得多。每回寫字時，他總是將筆桿握得牢牢地，咬緊牙關，滿臉痛苦的表情。然後像是要開始蛙泳般將他的手肘自兩脇伸出，再將左手自下鈎繞過右前臂上方來寫字——在以往原子筆尚未流行，而墨水筆盛行的時代，爲了避免在紙上自左至右寫字時，手肘會擦碰到已寫好的字，而使墨水污染紙面，許多左撇子小孩很自然地就會使用這種軟體技術。有鑑於此，一位極爲人稱道的骨科大夫甚至爲魯克曼身上的疼痛放下結論，認爲他學童時代做功課時太過認真，用左手寫字時，爲了克服濕墨水可能造成的骯髒場面，而過度拉緊肌肉，以致從那時開始，他的脊椎已逐漸地彎離主軸，而斜扭至軀骨。因之，如今他的骨架是歪斜的；他的鎖骨是彎曲的；他的左肩胛骨像小雞的翅膀般地在偏低的位置突了出來；甚至連他的肋骨都擠壓在肩部，並且傾斜地嵌入關節間。也許在外行人的眼中，他的骨架與身段看起來還算是挺勻稱的，但在內裏，他畸形的程度堪與英王理查三世媲美！照這位骨科大夫的說法，早在他七歲開始寫家庭作業時，他的骨架就開始扭曲了。然後是十歲時，他寫的第一篇關於紐澤西人物誌的報告：「在一六六六年，卡特里總督指派了一位翻譯員及一位嚮導，陪同羅伯·特里沿著哈肯色河逆流而上，與哈肯色族老族長奧勒通所派遣的代表會面。羅伯·特里向奧勒通的特使轉述了白人移民渴望和平共存的意願。」就這樣，他的作家生涯開始於十歲時寫的人物之間優雅而悅耳的對白，但却結束於他上一本暢銷書中的人物以及單調刺耳的男女做愛聲。這就是他這位作家這一生的經歷，起始時是沿著哈肯色河逆流而上，最後却停歇於病痛的港灣之中。

當直挺挺地坐在打字機前寫作對他已變成太痛苦的差事時，他試着仰躺在一張安樂椅上，用他那並不完美的筆法寫作。他可以用頸圈來支撐他的脖子，而那有靠背的椅子也足以支持住他的背脊。至於寫作的桌面呢，他已訂製了一塊可以隨意攜帶的纖維板，要用時，只要把板子橫放在椅子扶手上，就